

自己调回上海工作的一大原因，在于当时已经 75 岁的母亲患有白内障，逐渐看不清事物，需要照顾。但他也向记者坦言：“所有在上海长大的人，对上海都有一种很特殊的眷恋！”

叶辛所说“所有”，当然就不仅仅包括他自己。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叶辛曾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从贵州到北京开会，会毕，贵州全国人大代表叶辛得到了一个“福利”，可以搭上海代表团的包机返沪。坐在飞机上，他看到来自全国不少地方的人大代表搭上海团飞机返沪。“他们跟我类似，都生长在上海，后来由于考学、插队、参军等原因留在外地工作。而当时上海代表团连带工作人员等等完全坐不满一架飞机，我们乘坐上海团的包机，能够将我们的机票钱算进上海团包机，其实总体上节约了经费。而我们也有机会回到上海家中探望老人。”

话分两头，叶辛自贵州《山花》主编任上调回上海工作，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回贵州住上一段时间。在 2026 年上海书展开幕之前的盛夏时节，叶辛正小住贵州，居于民宿，还曾回到插队过的砂锅寨——参加长桌宴，吃老乡们专门做的土豆炖饭。“贵州也有我眷恋的地方。”叶辛说，眷恋上海，与眷恋贵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哪怕单说眷恋贵州，



当年叶辛（左）探望巴金。

也分为对砂锅寨的回忆，以及对省城贵阳的一种情结。抗战时期叶辛的母亲逃难时曾途经贵阳，记得贵阳只有一条街。叶辛就曾注意到茅盾先生《贵阳巡礼》中的相关记述，而他在贵阳居住了六七年后，写了《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炫目的云彩》等表现贵阳生活的作品。

如今回想自己举家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学校里，自己孩子的作文被老师打了低分！为什么？原因在于儿子写了一段有关山的内容，而老师称“上海哪里有山”，认为这篇作文不真实。实际上，这篇作文恰恰是生于贵州、长于贵州的儿子的真实感受。叶辛与老师沟通，请老师理解一个刚从贵州跟随父母回到上海的小孩会有怎样的心理波动。这与叶辛自己十六七岁就与妹妹一同到贵州插队，有心理上的共通之处！

叶辛提到，当政策上允许上海家庭有知青在外的可回去一名子女时，自己与妹妹商量，决定由妹妹回去。其中有各种原因，比如叶辛放不下手头的教书工作与写作，加之妹妹的同学、已经成为叶辛夫人的王淑君已经在猫跳河中寨六级电站工作。回沪的妹妹先是分配到街道工厂生产组，后又有机会去造船厂工作。如今也已经有了孙辈。然而，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并不是人人都有一份还算幸运的结果。叶辛笔下，《蹉跎岁月》里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与军人干部家庭出身的杜见春之间的恋情，本身是一代知青的时代之问。从《蹉跎岁月》出版，到 1982 年电视剧《蹉跎岁月》播出引发强烈反响：青年男女相处一起也总要产生爱情的。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究竟以什么为爱情的标准？